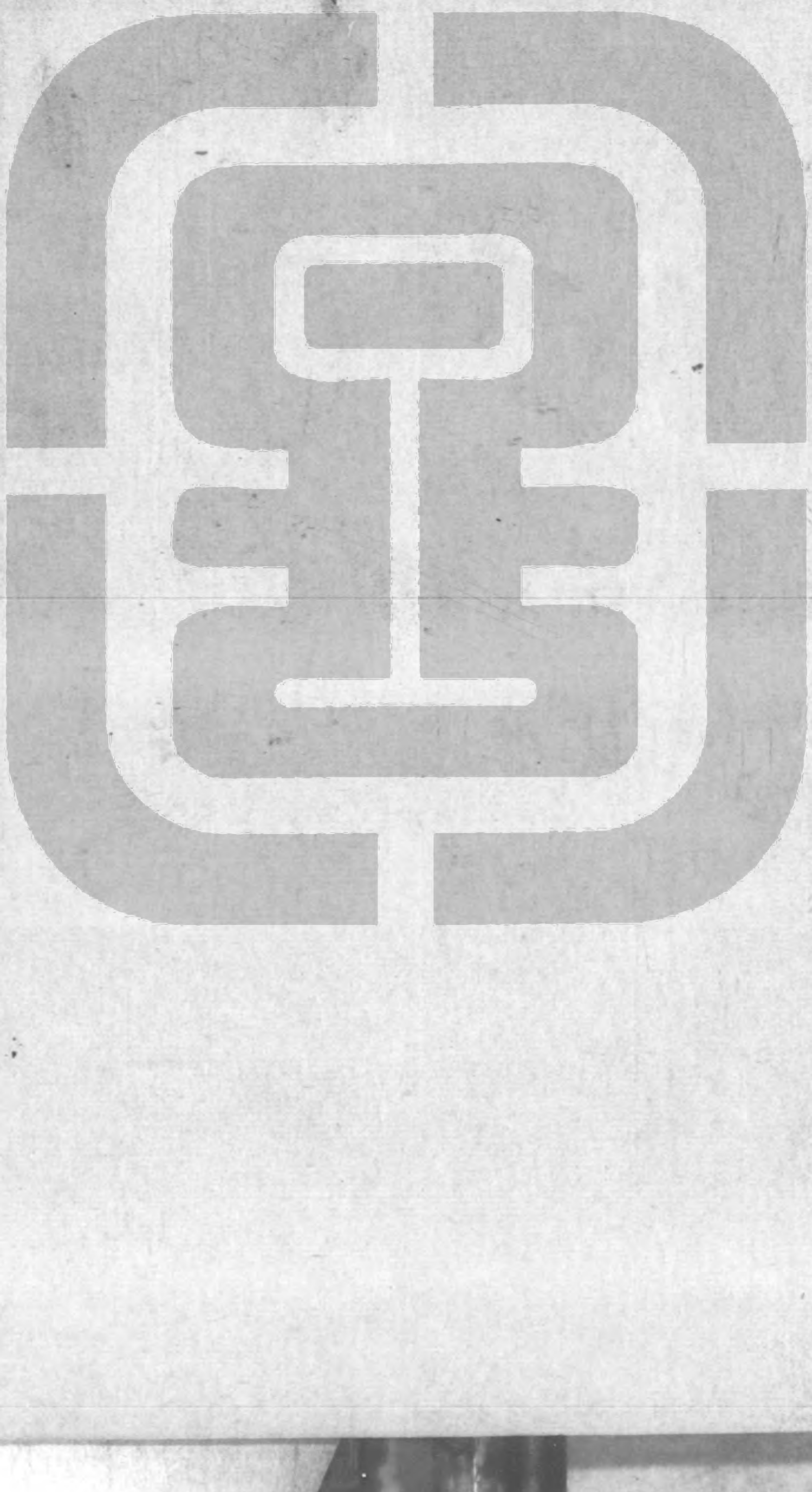


十七史商榷

漢書

卷十至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十

東吳王鳴盛

漢書四

內言

王子侯表上褒嚚侯建晉灼曰音內言嚚鼓或云內言當作巧言小雅巧言躍躍毚兔是也但本卷又有猏節侯起晉灼亦云猏音內言鴞則內言當是讀法既有內言當必更有外言如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類而劉熙釋名亦云天豫司竟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

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可見此等讀法漢人已有之平上去入四聲始於齊梁梁書第十三卷沈約傳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千載不寤高祖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朱竹垞作重刻廣韻序誤以爲周顒之言而舊唐書楊綰傳綰生聰惠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衆咸異之此與天子聖哲同皆于四聲中各指一聲言之其實同一聲也以舌頭言之爲平以舌腹言之卽爲上急氣言之卽爲去閉口言之卽爲入愚于聲音之道無深解性好務實不喜係風捕影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聊舉膚見如此

王子侯郡國名

王子侯郡國名者非是國除之後其地入此郡國以其中間有亦書縣名者知之也

臨蕎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一歲十月

入漢擊齊歷下軍臨蓧侯按監板作臨苗此蓧字誤
淮陰侯傳信襲歷下軍定臨菑未聞有所謂陳武者
疑是時武兵屬信史家遂不別敘耳若然則臨菑之
上恐脫定字也

鄂秋

安平敬侯鄂秋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
秋舉蕭何功因故侯二千戶案蕭何傳作鄂千秋苟
紀同此脫一字監板脫同

紀通

襄平侯紀通父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戰好時功
事子侯監板同按此卽高后紀中紀通尚符節持節
矯納周勃北軍者彼張晏注云紀通紀信子也晉灼
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紀通紀成子然則作
城者誤張晏說妄甚信代高帝死功莫大焉而其後
絕無所聞意其人不但無子孫并父母兄弟眷屬無
一存者

左王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昌武侯趙安稽從驃騎將軍
擊左王益封左王監板作左右王疑非史記作左賢
王是也

襄城等四侯

外戚恩澤侯表襄城侯義軹侯朝壺關侯武昌平侯大四人並見高后紀彼如淳注引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此句今表脫去監板脫同應補又彼紀尚有淮陽王强恒山王不疑在異姓諸侯王表注云高后所許立孝惠子予前於史記論少帝諸王皆非劉氏可與相袟

三公九卿

百官公卿表篇首總敘讀之知孟堅乃通才非經師也何則上溯虙羲神農至唐虞不過以三十餘言蔽之不詳述夏殷直云亾聞焉惟周官稍詳然亦不過舉其要耳最爲簡淨合宜故曰通才至於經義則不合也其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卿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與六卿爲九說周制似是而其下則又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其下則又云四岳謂四方諸侯愚謂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康成注雖以公爲諸侯其實是舉外以該內地官序官疏引鄭志據尚書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此僞周官文鄭所不見而鄭志據之者蓋出伏生尚書大傳夏傳知者此考工

疏謂鄭偏說諸侯是因三公已有成文不言可知故注伏生夏傳即引坐而論道云云可見考工注言諸侯是舉外見內與周官篇雖已亾而伏生大傳引之大傳列於學官博士所習在兩漢家喻戶曉故不言可知若然伏生既引於夏傳則三公之制夏與周同竊疑三公九卿唐虞三代所同不同者乃在大夫以下耳又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注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疏云三公分主六卿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攷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百二十人與夏相近故云似夏時要之此雖說夏三公九卿周亦同考工記又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六卿三孤為九卿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疏云孤同卿數者以命數同故也不言三公與六卿為九卿而言三孤以其命數相同故不害三公六卿為九也三孤三公之副舉副以見正耳既如此則班以九正合經義而愚乃譏其不合者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三司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滑夏寇賊姦宄責之司馬溝瀆雍遏水為民害責之

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然則三公無職兼六卿乃有職所以周禮不列三公但有六卿而公孤之服位儀等旁見各職中大傳是七十子相傳遺訓正說三公六卿之制班氏不知疑其未協周制而另爲或說一條瓜疇而芋區之何也四岳亦即三公之出領諸侯者今以爲四方諸侯亦非

降及漢代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奉常等爲九卿與周大異矣然丞相即大司徒太尉即大司馬御史大夫即大司空猶有周之遺意班氏不知故以正制抽出爲或說而近儒乃謂或說是諸侯執政之卿大國三卿自秦漢皆沿諸侯之制近儒心眼沈浸俗學中故不知古義

將軍

大尉本三公而武帝元狩四年置爲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又於三公及三師之下即次之以前後左右將軍者蓋古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然則三公也六卿也將軍也一也故將軍即系三公三師下漢雖

承秦亂時猶近古故與周制相出入

司馬在司徒上

司馬本次司徒下而哀帝元壽二年復以大司馬位在司徒上故帝欲極董賢之位命爲此官帝崩而王莽即代賢爲之

後漢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憲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官職之高下繫乎時主之愛憎此事與董賢事正相類

事下丞相御史大夫廷尉

古三公在九卿中漢三公在九卿外古九卿公孤與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漢九卿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大司農少府也凡漢書中每有大事輒曰事下丞相御史丞相御史爲政本故也太尉多不與者掌武事故也有罪則曰下廷尉治或連某郡言之者以其爲是郡之人或是郡之事或罪人匿於是郡當即訊之故也（三公九卿建置沿革詳見朱博傳）

長水校尉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顧氏

曰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灞滻澧潦涇渭長水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云百官志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故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二千石印文曰章

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皆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按二千石其文曰章故朱買臣傳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則但曰印今有僞爲銅印作蟲獸形其文又或稱章者皆非眞漢印也

百官公卿闕文脫誤

百官公卿表下師古曰此表中記公卿姓名不具及但舉其官而無名或言若干年不載遷免死者皆史之闕文不可得知按有名無姓如高帝五年廷尉義渠之類有姓無名如十一年衛尉王氏之類顏以爲闕文是也至但舉其官而無名則如景帝中二年第十二格但書中尉二字武帝太始元年第十一格但書大司農三字元帝初元元年第十三格但書水衡都尉四字建昭元年第十三格但書右扶風三字據顏以爲史之闕文但既無姓又無名空舉此官甚屬

無理殊不可曉顏說大可疑而卷中如此者亦不爲多只此四處若武帝太初元年及二年第十二格兩處俱有中尉二字而無姓名攷上卷篇首總敘云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尉爲執金吾是以此表自此年以下第十二格俱但有執金吾別無中尉然則太初元年中尉之下脫更爲執金吾五字其二年之中尉二字的是衍文由此觀之其餘四處亦皆衍文也觀書者至此欲有所考恐底此格爲何官偶爾用筆記之而傳寫者不覺誤以爲正文一并謄入耳其但言若干年不載遷免次則宣帝本始二年博士后倉爲少府三年執金吾辟兵三年辟兵有名無姓三年以下皆闕文又地節二年潁川太守廣爲右扶風三年元帝初元元年大鴻臚顯十一年永光二年右扶風強五年建昭四年中郎將王禹爲水衡都尉五年顏說似也但宣帝以前絕無此等而宣帝以下則有此五條恐俱係謄寫脫落非班氏之闕文

百官公卿表班氏本多疎略如表中所列本從高帝元年起而列將軍一項直至文帝元年方見高帝惠帝高后三朝不見一人明係漏去其傳寫脫誤者如高后四年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誤高一格八年

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誤低一格景帝三年第五格云故吳相爰盎爲奉常殷綴一殷字殊不可解殷字之上當別有奉常二字而另起爲一條令脫去故不可讀又如武帝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此謂湯爲御史大夫六年而有罪自殺也六年者合初任職及自殺之年計之也他皆倣此然則景後三年栢至庑許昌爲太常二年遷按昌至武建元二年遷爲丞相當云三年不當云二年建元元年郎中令王臧一年有罪自殺按臧至明年建元二年自殺當云二年不當云一年丟

漢元年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殺按帝紀卿以三年二月有罪自殺當云三年不當云二年此類不可枚舉以上自曹宮以下凡六條五條彼皆不誤惟毛板誤王卿監毛並誤文帝後元年第九格有廷尉信按景帝紀元年詔吏受所監臨財物論輕廷尉信與丞相議云云師古無注然其爲卽文後元年之廷尉信甚明乃其後武帝征和二年又見廷尉信距文後元年已七十三年斷無此事疑必有誤南監誤同

泄秘書

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四年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

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顧氏曰蘇昌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秘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秘書從昌借之昌之罪不止於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安得又爲太常邪果如小顏說則但當云坐借霍山秘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詞之複邪顧氏說甚辨案蘇昌以元鳳四年爲太常而霍山之敗在宣帝地節四年相距凡十二年故云十一年坐籍霍山書云云昌爲太常凡十二年而免也作十一年者傳寫誤

壬辰辛丑

地節三年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爲御史大夫案荀悦漢紀壬辰壬申似皆而丙吉之拜則與魏相同日非辛丑壬辰壬申似皆可未能考其孰是而丞相與副相同日而拜（百官表間亦有丞相御史大夫同日拜者恐皆是誤書）恐無此事疑漢紀非也

或謂史貴詳或謂史貴簡二者皆不盡然必也詳其所當詳簡其所當簡乃可謂良史矣班氏史家之冠冕然亦未能副此言嘗班氏猶不得爲良史與曰非也班氏體例雖因史記而斷代爲史愼叢整齊其文

則雖因實朔朔者難爲工縱詳略偶未當盡美未盡善何害爲良史乎三公之拜罷本紀必宜書百官表及本傳不待言若規制稍異則百官志中亦宜見一事而分作四番敘述不嫌太繁乃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宣紀地節三年皆不書疎矣二府尚且如此況九卿乎

永始二年拜罷

班書本紀於三公之拜罷或書或否體例甚亂摘之不可勝摘而荀悅漢紀尤爲謬妄卽以成帝永始二年之事論之攷百官公卿表是年正月乙巳大司馬音蒙王音也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貶爲執金吾所謂八月者謂方進爲御史大夫凡八月耳又云御史大夫翟方進爲執金吾一月遷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而遷爲執金吾一月而遷故又云十月巳丑丞相宣免十一月壬子執金吾翟方進爲丞相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宣者薛宣也而成紀但書音蒙其餘一槩不書是三府之拜罷竟不見於紀疏略太甚然他紀書之者卻甚多則又自亂其例此班之失也而本紀於是年之末又書是

歲御史大夫王駿卒同一御史大夫卒者書拜者不書何例書是歲者以其月日也而表又不書駿之卒是又表之失矣表所書無月日者甚多而駿不書何例且音蘗之日紀以己丑表以乙巳是又紀表互異二月既有丁酉三月安得又有丁酉是又表之有誤也至荀悅以王商之爲大司馬王駿之卒翟方進之爲御史大夫皆在三月丁酉承漢書疊書丁酉之誤不能改正而混以三事置於一月日之下已爲亂道其下乃云秋八月方進貶爲執金吾竟誤認表中所云八月者以爲是年之八月殊不知以表數之方進

之貶執金吾乃十月中事耳荀悅以漢人記漢事乃於班史文義尚且茫然不曉若是豈其假手子弟門客以成書而已則會不檢照故舛謬至此乎其下又書冬黑龍見東萊此永始元年九月事見谷永傳甚明而悅又涸載入二年其妄不可勝言

張晏所譏

古今人表張晏譏其差違失謬凡八條第一條老子不當在第四格王侍御峻云評林及汪本老子在第一格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徽宗詔史記老子升于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于上聖汪本其

據北宋本乎按汲古閣板老子在第四如張晏說則
汲古似班氏元本也南監與汲古同而評林及汪本所據之
宋本則是後人所改予從青浦邵玘借侍御評本往
往稱汪本係明汪文盛刻評林則萬歷間吳興凌稚
隆輯也又一條譏寺人孟子不當在第三今乃在第
四南監與汲古同又譏田單魯連蘭相如不當在第五今田
單乃在第四魯連蘭相如皆在第二南監與汲古同夫此表所載奚啻數千
毒不當在第七今脫南監與汲古同而評林則萬歷間吳興凌稚
百人張晏所譏不過八人今不同者四人脫者一人
則全卷中傳刻脫誤不知凡幾矣異哉豈此四人者
亦如老子之例後人因張說而升之乎但所據乃汲
古本如老子汲古是元本何得此四人又依改本且
嫪毐之脫又何說邪至張晏又譏大姬巫怪陳大化
之不當在第三按表大姬在武王之下與邑姜並列
注云武王妃若好巫怪之大姬乃武王之女陳胡公
之夫人今陳胡公亦在第三格而別列大姬之後相
隔甚遠則非一人張晏誤也

魯出公

魯悼公在第六格注云出公子按悼公哀公子也疑
出公即哀公卒于越故以號之

漢書五

志次當改

東吳王鳴盛述

志之次一律歷二禮樂三刑法四食貨五郊祀六天文七五行八地理九溝洫十藝文竊謂先後顛倒敘次錯雜殊屬無理愚見當改爲一天文二五行三律歷四地理五溝洫六食貨七禮樂八郊祀九刑法十藝文如此方順改河渠爲溝洫名實不相應亦非故後世無從者 案此未免以後世八股法律古人

律歷本劉歆班氏自言律歷志本之劉歆續志亦云然

度權量等名

律歷志度者分寸丈尺引也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爲權之名而今乃以爲量之名志十斗爲斛今改爲五斗爲斛而十斗爲石又以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分十分爲一錢皆未詳所起再攷

合龠爲合南監舆汲古同他本或作十龠爲合尚書堯典疏所引同此誤也說詳尚書後案

古尺小於今尺是以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詳見後案皋陶謨篇古量亦小於今量後書南蠻傳云軍行日三十里爲程人日稟五升李賢注云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是後漢時量小於今甚遠竊謂古今人腹則同今雖極健啖之人每日食至多亦不能至二升而此乃言五升是後漢量小於今且一二倍也說亦詳後案堯典篇魏志管寧傳末注扈累嘉平中年八九十縣官給廩日五升不足食晉書第一卷司馬懿紀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帝曰孔明其能久乎蜀志亮

傳注作食不至數升宋王楙野客叢書第十一卷歷引周禮廩人注魏李悝漢趙充國匈奴傳及後漢南蠻傳與晉顧臻之言證古量之小其第十一卷又引北史庫伏連性吝家口人食米二升常有饑色南北朝量比漢魏前已略大然比今量則尚小

疇人

疇人子弟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歷者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師古是如說按尚書洪範九疇曰鄭康成及僞孔傳皆訓疇爲類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云疇者類也然則李奇是如淳非程大昌演繁露乃云古字假借疇人卽籌人以筭數而名尤謬也樂官亦曰疇人則不必定屬治筭數者矣

太初三統歷

武帝太初元年詔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方士唐都落下閎造太初歷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與終以定朔晦分皆廢至成帝時劉向作五紀論平帝時王莽秉政向子歆又作三統歷及譜三統歷大抵皆祖述太初歷者

驚蟄雨水穀雨清明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中婁四度春分（今曰穀雨清明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終于畢十一度按大戴禮夏小正篇逸周書時令解俱先驚蟄後雨水先穀雨後清明與漢志同新舊唐書先啓蟄後雨水亦同而改穀雨在清明之後至宋史始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則與唐同元史亦然明程榮者彙刻漢魏叢書內有京房易傳亦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俗刻可疑

五德相代

顓頊高陽氏水德水生木故帝嚳高辛氏爲木德木生火故唐堯火德火生土故虞爲土德土生金禹爲金德金生水湯爲水德水生木周爲木德云云案後漢書郎顗傳顗條便宜對曰孔子曰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乾鑿度在緯書中最爲可信據此則知五德

相代其說出于孔子但孔子言三百四歲一德漢志
却言一代一德歷代運數短長不定假如夏商周傳
世皆數百年決無旣定爲一德矣三百四歲後忽又
更易一德之事則孔子亦言其理而已不必泥漢志
定也且此五德之運王者循環相代而所尚之色却
不用五色者以三正也建子者物初生色赤故尚赤
建丑者物漸著色白故尚白建寅者物已成形色黑
故尚黑或作青亦可禮記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下鄭注有此一條大凡物之成形有黑者亦有青者
舜典三帛鄭注甚明詳尚書後案一卷又此三正
臨時酌用不必一定挨次循環所以夏建寅之後商
不必從子起却建丑而周却建子參錯不齊然與五
德無涉又五運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尅周木德也宗
靈威仰木生火秦人應以火德王乃秦始皇本紀云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
不勝而用水德遂以十月爲正誤以周爲火又誤以
相生爲相尅又誤以五德改正朔一事而三誤秦人
不學如此至漢則繼周不繼秦故用火德尚赤王莽
用土德代漢又因漢稱堯後亦自稱舜後明正當受
漢禪也亦可笑矣至魏始以土德繼漢色尚黃
張蒼傳蒼推漢爲水德是承秦而不改公孫臣又上

書謂漢當用土德是亦承秦而言之以秦人應火德故耳無如秦已誤用水矣奈何漢又用土乎抑或又誤用相尅之說乎皆非也

伐紂年月日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云云案歷法逆推而上可以追溯前世者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至於古帝王歷年之多少國運之長短則非歷所能推既無史編紀載何從測驗此律歷志所載得之劉歆而歆說似未必可信蓋史記共和以前無紀年也至於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九年當作七年又言歲在鶉火云云本之國語則不誤皆詳予尚書後案太誓序又引武成逸文惟一月壬辰云云皆不誤逸周書世俘解與此紀日不同是逸周書傳寫之誤當晉孔晁爲注時已誤矣詳見後辨又劉歆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亦非亦見後辨

律歷逸文

吳江沈彤冠雲云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疏引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

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其文如此而今律歷志並無此文不知何時逸去

漢無禮樂

禮樂志本當禮詳樂略今乃禮略樂詳全篇共分兩大截後一截論樂之文較之前論禮其詳幾三倍之而究之於樂亦不過詳載郊廟歌詩無預樂事蓋漢實無所爲禮樂故兩截之首各用泛論義理全掇樂記之文入漢事則云漢興掇亂反正日不暇給以下敘叔孫通制禮絕未述禮儀若何即述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四人論奏而止敘通事結之云通定儀法未備而通終敘誼事結之云誼草具其儀大臣絳灌害之其議遂寢其下又云武帝議立明堂制禮服實太后不說其事又廢敘仲舒畢結之云上方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敘王吉畢結之云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敘劉向畢結之云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營表未作以上無非反覆明漢之未嘗制禮無可志而已故其下又結之云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

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
不章漢典不傳河間所輯又與漢無涉故無可志也
樂志既述高祖風起之詩武帝所立樂府造詩歌未
段乃言河間獻王獻雅樂樂官存之以備數然常御
及郊廟皆非雅聲又言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
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
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其下又叙成帝時王禹
獻河間樂平當議請修之公卿以爲久遠難明議復
寢又敘哀帝欲放鄭聲僾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
樂有以相變吏民湛沔自若未復總結之云大漢繼
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
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足明此志總見漢實無所
爲禮樂實無可志

子長禮樂二書亦空論其理但子長述黃帝及太初
若欲實敘實難檃括孟堅述西漢二百年何難實敘
祇因漢未嘗制禮樂府俱是鄭聲本無可志不得已
只可以空論了之

志中載賈誼語尚簡淨至董仲舒對策凡四五百字
皆見仲舒本傳王吉上疏約二百字亦見吉本傳于
此何用重出徒煩紙墨實屬冗複宜撮舉大意數言

已足又載劉向議禮事約三百字則向傳所無

濟隮通

王吉上疏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字本傳同詩朝隮于西又南山朝隮隮與濟通也監板志傳並改爲躋此俗儒所改躋字說文無之

有稅有賦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租案下文卽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師古曰稅田稅賦發斂財也則合作有稅有賦又食貨志前一段語意與此正同亦云有賦有稅若作租卽稅也不可通矣

刑法志三非

刑法志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云云語出魯語班氏據此故以戰守之兵與墨劓等刑合爲一志畢竟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雖有此作後世諸史無從之者一非也于次宜先刑後兵今先兵後刑二非也漢家雖不制禮而未嘗無兵法一代之制豈無足述今先之以考古繼之以議論其下但云高祖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敘漢事只此數語毋乃太簡三非也惟其撮

舉周禮井田軍賦大畧最爲簡明說周禮者罕能及

肉刑

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皆棄市有輕刑名實殺人笞五百三百率多死班氏論之云除肉刑本欲全民今去髡鉗一等轉入大辟以死罔民死者歲萬數刑重所致也至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又不足以懲刑者歲十萬數民不畏又不恥刑輕所生也宜思清原正本刪定律令簒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魏志陳羣議云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更衆所謂名輕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者下于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卒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設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輕人軀命也其旨本班氏

賣弄

漢刑法志廷平將招權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猶賣弄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恩又朱浮傳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楊震傳震上疏言親近倖臣賣弄威福皆一意若歐陽永叔得請歸田寄友云也賣弄得過裏元人王實甫襍劇院本云賣弄你有家私此則指誇詡之義今吳下里俗有此語皆與宋元人語同與兩漢人語異

補漢兵志

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譔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敘兵事草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爲宦官所竊外爲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廂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養兵冗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通鑑目錄第三卷漢滅項羽即帝位定都雒陽下云兵皆罷歸家明季某公批云兵皆罷未安觀後事可

見漢此時新造而法制已定所云罷歸家非眞廢兵不用京師南北軍固在也所罷惟郡國材官耳然以虎符召之卽立至特以漢人平日不養兵有事乃召事已卽罷某公竟認作眞廢兵不用遂以其後反者數起事皆由罷兵所致不亦誤乎讀文子此編便自了然

宋史藝文志以此書編入類書一門眞可發笑

漢書六

米價

食貨志魏文侯臣李悝言一夫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石錢三十沈形謂一石當今二斗又謂此錢乃景王大錢其重半兩當今制錢二枚俱未詳是否漢初米石五千沈謂此莢錢也視李悝時價十六七倍此志下卷又云漢興米至石萬錢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沈云五下當有十字若石止五錢則不得但云少利矣元帝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五莽時穀價翔貴維陽以東米石二千六國至莽米價畧具

此但錢之制隨時而變量又古今不同且秦漢時以百二十斤爲石乃權之名非量之名未可據以攷今日之價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存參今以十升爲一斗五斗爲一斛二斛爲一石每升重一斤四兩每斗十二斤八兩每斛六十二斤八兩每石一百二十五斤

飢

小飢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何校飢俱改饑蔡虛齋云飢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可通用但有飢饉無饑渴

賈誼董論食貨

食貨志載賈誼晁錯董仲舒奏議三人本傳俱不重出足見禮志互因無可敘述聊采論奏敷衍成篇

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天下大飢在位諸儒多言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愚謂蕭望之傳望之當宣帝時已力言常平之非矣後書劉般傳永平十一年帝欲置常

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廼止夫常平初制于民無不益于官則損中藏益蓋上下交利焉惟商賈因上握其權穀價常平無所益耳然而法立弊生漢人已以與民爭利譏之況人心日巧姦僞萬端猾吏貪胥上下其手乎唐宋變爲社倉又名義倉一切利病詳見朱子文集馬氏通考休寧戴震東原作其師婺源江永愼修行狀曰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饑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此先生之善於爲鄉之人謀者戴說片言居要附記於此

金錢布帛

食貨志上卷言食下卷言貨篇首云凡貨金錢布帛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流行也布於布謂布於民間東于帛李奇曰束聚也據此則周人所用貨幣凡有四種卓文君白頭吟云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古人以錢刀連言者多矣二者誠爲一類但班氏既分言之則爲二物亦猶布帛相近而布究非帛如淳注直以刀泉皆爲錢本一物以其利名刀以其行名泉非也今古錢存者有作刀形予猶曾見之刀蓋錢中之別矣或云布亦名錢者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康成注布泉也其藏日泉其行日布賈公彥疏一物兩名是也而與此處所言布帛之布則不同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民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鑄錢毋復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禹議雖不行然即此可見古固有以布帛爲市者而布帛非錢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者孫子算經卷上云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是也輕重以銖者錢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也孫子算經卷上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是也

管子國蓄篇云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所謂先王蓋指虞夏以來言黃金則似銀銅不數而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二等黃

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則虞夏之制金銀銅並用管子言未可泥言布不言帛亦從可知如班氏言周惟用金錢布帛則秦罷珠玉等不爲幣似亦因周之舊非秦所剏但平準書省言布帛耳自此以後遂爲定制是也師丹傳哀帝即位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改幣而黃金亦不爲幣若專用銀錢則直至明中葉始定蓋時勢古今異宜幣之以銀錢爲定固不可易矣新唐書五十四食貨志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宋史一百七十四食貨志歲賦之銀共二十七銀但居一此在唐宋則然

歛散即常平

志引管仲之言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李奇曰民輕之時爲斂糴之重之時官爲散也贊曰易稱裒多益寡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貨之不讐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食不知斂應劭曰以法度衣之師古曰歲豐菽粟饒多可斂之野有餓莩弗知發鄭氏曰莩落也人餓死零落不知發倉廩貸之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按輕重斂散之法實出周禮古人作錢原爲此設以備荒耳便民交易猶其後也若專爲便民是先王

驅民背本逐末非作錢之本意也狗鬼食人食不知斂趙岐改爲檢解爲法度檢斂已非本義朱子直云制也古訓愈失矣如班氏讀乃知孟子所言與周禮管子相出入雖孟子未讀周禮又鄙管仲未必觀其書然亦可知發斂之說遠有所承前篇所述耿壽昌穀賤增貴而糴穀貴減貴而糶此正發斂之說也若宏羊均輸盡籠天下貨物貴賤貴則賣賤則買與民爭利矣班氏乃與管氏輕重壽昌常平並稱謬矣均輸以鹽鐵爲本兼及百貨常平之法穀而已矣姦僞日滋至後世常平亦難行而補救之術幾窮

後書朱暉傳肅宗時尚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法暉以爲不可李賢注云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和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臧粟臧繒

輕重斂散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繒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繒百萬按孟康曰六斛四斗爲鍾繒錢貫也下文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師古亦云緡謂錢貫也通典注云緡者綵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筭也詩云維絲伊緡

宋人亦以千錢爲一貫竊謂同一錢貫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別緡既是千錢則一緡當爲百錢也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悝之言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緡爲錢一萬可備糴穀種及買耒耜器械并儘饟之用日必有者明其不可更少實欲其浮於此數也此萬鍾與臧緡皆人君所臧以贍民者萬鍾以備散臧緡以備斂也

賈誼諫宜禁民盜鑄錢上收銅勿令布則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與前減價糴增價糴及臧粟臧緡皆是一意

賈山傳文帝除鑄錢令山諫以爲錢亡用器而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也其後復禁銅鑄錢

錢制

古錢輕重以銖而國語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唐固注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按此乃王莽所造據唐注則是莽錢皆如周景王制也而秦錢輕重亦同古者以二十四銖爲一兩此大錢重十二銖是爲半兩錢古錢莫重於此景王欲鑄此

錢單穆公諫不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部韋昭注云肉錢形也好孔也據此則知景王以前錢皆無文肉好亦無周部矣秦錢形質如周錢惟文異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平準書索隱據顧氏引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如淳曰如榆莢）重十二銖與周景王同（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鑄莢錢據平準書裴注莢上本有榆字此傳寫脫）云莢錢重銖半（索隱云銖徑五分文曰漢興又云高后所行五分錢即莢錢也）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後四十餘年武帝更鑄三銖錢明年又鑄五銖錢五銖得中道天下便之故王莽紛更錢制天下大亂而世祖受命蕩滌煩苛復五銖（亦見後漢馬援傳）五銖之制唐宋以下蓋悉用之矣東吳顧氏云五銖錢十枚當今之一兩竊竊謂今以十錢爲一兩如顧氏說則今錢即五銖錢也即有不同大約輕重不甚相遠但彼一面文一面漫今則兩面有字式既周正文又明析自三代秦漢以下錢制莫善於此

漢時錢稍重姦民盜摩錢質取鉛鉛銅屑也（其下文有司請周郭其質令不得摩取鉛鉛誤作鉛又誤作鎔）人心日巧姦僞愈滋近年民間多剪取錢邊錢日壞嚴禁之始戢至盜鑄

之禁犯者至死而猶不免要之有犯必懲則自不能爲害惟私銷之害覺察最難尤宜加意大約銅賤錢貴則私鑄銅貴錢賤則私銷兩平則翦取錢邊故即私鑄私銷之弊已絕猶必嚴濫惡小錢之禁俾其輕重一以五銖爲準（禁惡錢見舊唐書九十六宋璟傳）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償其價而以鑄錢此法正賈誼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絕乃法之最善者

顧氏曰明初鑄錢猶不用紀年自永樂以後專用紀年始爲常制

若干

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者曰若干今人猶然食貨志下篇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百官公卿表下篇卷首標題師古注亦用此二字曲禮下篇問天子之年對曰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古謂數爲若干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干如也干求也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

張湯孔僅桑宏羊

桑孔牟利微湯之深文巧法其策不能行也人知桑孔小人而不知湯之贊畫居多告緡之比皆湯所定志中尤罪湯加桑孔一等

食貨志校誤

食貨下卷自武帝以前皆取史記平準元文但史記誤字脫字衍字甚多皆當以食貨爲正間亦有平準不誤而食貨誤者如更令民鑄莢錢當從平準裴注作榆莢錢已見前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當從平準作鍾官赤側側仄字通而鍾官者卽下文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裴駰注云漢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上林三官其是乎是也益廣開置左右輔當從平準作廣關不敢言輕賦法當從平準徐廣注作經賦二條已見何氏讀書記

十七史商榷卷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七

最後

郊祀志白騶子論五德終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五人按服虔及司馬貞說最後者自是謂其在騶子之後耳非姓名其實止四人顏注謬妄至此

木寓

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顧氏

云古文偶寓通用木寓木偶也史記武紀作木偶馬李奇注非按封禪書此文之上敘秦事有木禺龍木禺車馬案隱亦以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此志之下文又有寓車一乘寓馬四匹又有以木寓馬代駒又有寓龍馬顧說是後書劉表傳論言表猶木禺之於人李賢注如刻木爲人是與偶同矣而其下文又引李奇注自岐其說

文帝王制

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漢郊祀志同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本制兵制服制篇者即封禪書所謂王制也而非今禮記中所有王制盧植妄以當之彼疏引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又鄭荅臨碩云孟子當殷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然則康成之意不以王制爲文帝作明矣藝文志禮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其後大小戴刪取之今存四十九篇王制在此內與文帝所作何涉許愼說文自序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禮記亦孔壁中所得

其非漢儒所作甚明（下文武帝得寶鼎命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事此王制則是文帝所作蓋文帝原爲封禪而作之武帝亦以議封禪采之也）

寬舒

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按史記封禪書徐廣注云錘縣黃縣皆在東萊此說得之黃錘之史其名寬舒觀下文寬舒凡五見而絕不見所爲黃錘者孟康說謬甚

泰一字衍

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上泰一兩字衍史記封禪書及武紀並無忌泰一壇者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所作壇也上文已言後有人上書言祠三一今祠於忌泰一壇上此則後人復有言祠黃帝等方故又祠於壇旁也

益延壽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按黃長睿云史記作益延壽館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館當時瓦也又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漢郊祀志誤衍一壽字耳師古云二

館非也

泰山明堂

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按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趙岐注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侵地而得有之是也

貢韋匡谷

漢人郊祀瀆亂無理幾同兒戲元帝好儒貢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元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成帝卽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又奏言武帝所立郊祀與古制殊罷甘泉泰畤河東后土祠定南北郊於長安衡又請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駟駒龍馬石壇之屬及雍卿密上下畤北畤陳寶祠一切溍祀皆罷成帝末年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云云班氏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愚謂韋匡庸相也貢谷陋儒也然郊祀賴其駁奏古制獲存是其所長至鄭康成注禮皆據經典而趙宋以後妄徒動輒詆其用漢制解經有識者毋惑也

越絕書卷二吳地傳高皇帝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郡國僭立之廟爲貢禹所奏罷而見於傳記者此其一也然元帝時濞之滅百餘年矣而廟始得罷貢禹正禮之功偉矣

三五

谷永論淫祀求僊之妄而曰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求之曠日經年靡毫氂之驗師古云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劉仲馮駁之以爲三五指三世五世謂文武劉說確甚漢興高帝一世惠帝二世文則三世武則五世也文帝雖令主公孫臣新垣平已爲文成五利導夫先路故約言之

天文志無注

天文志師古竟全卷無注其中譌字及與他書不同者頗多宜以史記及呂氏春秋淮南子甘石星經諸史天文志參訂之

星日月本在地經星常宿五星日月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

於天語本史記疑七十子以來相傳微言說文卷七上晶部星字注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與漢志合

二十八宿敘次

二十八宿敘次以東西南北中五宮爲綱而監板於南宮權軒轅一節提行另起既以五宮爲綱權字不當提行毛板是

睕

天睕而見景星又天睕晏睕說文卷七上夕部以睕爲姓雨而夜除星見也徐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

九道九行

日有九道月有九行案洪範曰月之行則有冬有夏鄭注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詳後案

天文志所引

天文志引甘氏石氏經又引夏氏日月傳星傳不知夏氏何人又有但稱星傳不云某氏者賈孔諸經疏中每引武陵太守星傳疑即其說五行志亦引星傳傳然則星傳乃漢初已有

五行志所引

五行志先引經曰一段是尚書洪範文次引傳曰一段是伏生洪範五行傳文又次引說曰一段是歐陽

大小夏侯等說乃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習者以下則歷引春秋及漢事以證之所采皆董仲舒劉向歆父子說也而歆說與傳說或不同志亦或舍傳說而從歆又采京房易傳亦甚多今所傳京氏易傳中皆無之則今所傳京氏易傳已非足本閻亦采畦孟谷永李尋之說畦谷語略皆見其傳中尋說則傳無之也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云云師古於史記下注云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愚謂師古注此書成年已六十一六十五而卒學識本不甚高又已老悖故舛謬頗多此注以左氏爲司馬遷竟如不辨叔麥者

王立

成帝河平二年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凌稚隆本立作音沈炯云外戚恩澤侯表紅陽荒侯立與譚商根逢時俱以河平二年六月乙亥封五人皆皇太后弟安陽敬侯王音以皇太后從弟大司馬車騎將軍侯其封在鴻嘉元年六月乙巳以立作音乃凌本之誤又成紀亦作立與表同而音之封不見於紀史漏之也

二志矛盾

五行志上卷末段以罷郡國廟及太上皇惠帝寢廟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皆致水災之應而不言其說出於何人觀郊祀志劉向之言知其出於向也夫毀廟徙郊等皆復古而得禮之正者貢禹匡衡谷永說皆是也而向乃以爲能致水災向之曲說如此班書采輯諸書而成有未加裁翦者如郊祀志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是固以毀廟徙郊爲正也而此志乃復云云殊自相矛盾矣

鼠妖證書祥

貌傳自成公七年以下一段所引春秋三傳漢事二節皆以鼠妖證書祥此不可解後思心傳中又以鼠妖證黃祥一事複出卷中如此甚多又隱公三年日食而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洪邁譏之桓公三年日食而以爲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是其應不知楚自武王稱王歷文成穆至嚴已四世而嚴之霸去桓公三年將百年矣劉知幾譏之此等舛謬不可枚舉

二城門

吳王濞二城門自傾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
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云云范成大吳郡志第三
卷城郭篇閶門亦名破楚門而無所謂楚門魚門者
要之二門必當在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
此志特因吳本屬吳國而濞又嘗東渡之吳留十日
去故此下文遂以二門之傾爲濞亡之兆其實濞都
廣陵不都吳若據此文誤認濞之所都卽今蘇州府
治則非矣詳地理雜辨證

五行志引大傳

引書序及伏生大傳伊陟相太戊桑穀共生事其下
又引劉向說以桑穀爲高宗武丁時事此向之誤而
班氏聊存異說耳師古乃疑伏生差謬殊憒憒

雨魚信都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案荀悅
漢紀作雨魚於新都長五尺新都見王莽傳乃謂新
野之都鄉地理志本無此縣辨詳後漢紀誤也

七國秦無日食

五行志說春秋及漢興以來日食詳矣七國及秦始
皇二世之時生民之禍甚烈宜日食不勝書而志無
之史失其官不可攷耳秦本紀始皇本紀所書災祥

甚多而獨無日食

十七史商榷卷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八

地理論古

地理志敘首論古太繁劉知幾譏之云春秋賦詩見志左氏惟錄章名地理論古至夏世宜曰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劉氏之說頗當而師古又從而勦襲僞孔傳以爲注更覺饒舌可厭孔傳所無者又取本志注之更爲可笑況又強作解事如沂出泰山郡蓋縣臨樂山今乃截取之云沂出泰山此成

何語

十三部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此唐虞之十二州也漢無營州其十一州皆有之但改梁名益改雍名涼而又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部刺史員十三人此見於地理志百官表及師古所引胡廣記者也據文似十一州外添交州朔方爲十三部矣但河內河南二郡注云屬司隸而各郡國無屬朔方者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察三輔三河弘農三輔是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是河內河南河東續

郡國志此六郡與宏農正屬司隸東漢如此西漢可知杜佑通典於西漢十三部亦不數朔方而數司隸且地理志敘首雖云置朔方之州而朔方刺史果亦在員數之內則朔方郡宜專屬之矣今乃注云屬并州則知所謂十三部者實是於舊十一州外添交州與司隸爲十三朔方不數平當傳當以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是也惟晉書地理志迷漢制數朔方爲十三晉書此段謬誤甚多不可據

刺史察籌國

百官表部刺史奉詔條察州師古引漢官儀惟一條察強宗豪右其五條皆察二千石師古引漢官儀亦見續百官志劉昭注而歷考諸傳中凡居此官者大率皆以督察籓國爲事如高五王傳吉州刺史林奏代王年罪武五子傳青州刺史奏菡川王終古罪文三王傳冀州刺史奏菡川王終古罪文三傷不疑知齊孝王孫劉澤等反謀收捕澤以聞亦見不疑傳又昌邑哀王之子賀既廢爲宣帝所忌後復徙封豫章爲海昏侯揚州刺史柯奏其罪張敞傳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發不得敞圍王宮搜得之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

削其戶益自貢禹在文帝時已慮諸侯防禁益嚴部刺史總率一州故以此爲後書郅惲傳惲子壽爲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諸王賓客放縱壽案察之無所容貸遮使部從事真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真宏後漢紀第十六卷永寧元年立濟北王子萇爲樂城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然則刺史以察籓國爲事東京猶然

刺史權重秩卑

刺史初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始常置見百官表其權甚重而秩則卑益所統轄者一州其中郡國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屬官得舉劾而秩僅六百石治狀卓異始得擢守相如魏相傳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何武傳武爲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虧除免之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而王嘉傳云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二千石益輕或持其微過言於刺史司隸幾廉知其易危小失意則離畔以守相威權素奪也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以爲不可行房上弟子曉考功課吏事者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石顯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可見守相畏刺史如此又朱博傳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使從事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所舉薦者則如王褒傳王褒爲益州刺史使褒作中

和樂職宣布詩奏褒有軼才王莽傳莽風公卿奏言州部所舉茂才異等吏率多不稱此雖莽欲攬威柄故云爾要刺史有舉揚人才之任亦可見合而觀之刺史之權可謂重矣及其遷擢也黃霸爲揚州刺史以高第爲潁川太守見循吏傳陳咸由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見翟方進傳張敞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見本傳王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見本傳馬宮由青州刺史爲汝南九江太守見本傳馮奉世傳子參由渭陵寢中郎超遷代郡太守中郎出爲太守云超遷而刺史則多有以卑秩得之者故京房請以中郎補是職也又如孔光傳云博士選高第爲尚書次乃爲刺史而滿宣由謁者出爲冀州刺史見賈捐之傳張敞由太僕丞出爲豫州刺史見本傳皆以朝臣之卑者充之其歲盡輒奏事京師見翟方進傳注九歲稱職方得爲守相見朱博傳其內遷則如翟方進何武僅得爲丞相司直特丞相之門下屬官耳各見本傳若王尊爲鄠令遷益州刺史見本傳令可以徑遷刺史亦由秩卑故也

刺史隸御史中丞

刺史權重矣而又內隸於御史中丞使內外相維陳萬年傳子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傳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聖化不洽吏多苛政大率皆在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續百官志云御史中丞一人劉昭注引蔡質漢儀云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又後書酷吏周紆傳注引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

郡國官簡

十三部分爲郡國一百三其屬縣有蠻夷者曰道公主所食曰邑侯所封爲侯國每部有刺史每郡有太守守之下則都尉與丞諸王初以內史治民中尉掌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此成帝時制見百官表而何武於哀帝時奏中尉官罷職并內史見本傳武與莽爲讐大約元始仍復舊制每縣有令小縣稱長令長之下有丞尉漢官員數據表有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而郡國官其簡如此至於令史掾屬多有通經術至鄉相者而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其非長吏而代長

吏治民者又未嘗槩從簡省也蓋其時風氣猶樸故能成治若後世之吏員其中固無人才而所謂里長保正總甲牌頭者又烏可多設乎郡國縣道下所注官工官服官發弩官雲夢官樓船官陂官湖官均輸官銅官金官木官橘官牧師官圃羞官涯浦官羞官之類皆微末下吏蓋不足道且多隨時隨地設立事過輒罷不常置者其正官則部刺史太守縣令都尉丞尉外別無他官漢郡國官制可謂簡矣

漢制依秦而變

續百官志云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雖依秦亦遞變之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郡領縣無冀兗等州名有監御史有守有尉有令有丞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又曹參傳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晉灼曰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蕭何傳注蘇林亦曰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高本紀秦二年沛公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與戰破之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其下又云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又李斯上書請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燒之合觀之秦制可見監既在守之上則似漢之部刺史但每郡皆有一監

則又非部刺史比矣蓋秦懲周封建流弊變爲郡縣惟恐其權太重故每郡但置一監一守一尉而此上別無統治之者

夏侯嬰傳亦云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樊噲傳亦云擊泗水監豐下破泗水守薛西此與曹參傳高本紀所述皆一事

嚴助傳秦時使尉屠雎擊越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雎監郡御史名祿陳涉傳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攻秦三十六郡中無諫郡陳是縣名而爲太守治所故云守令皆不在每縣令之外有丞守丞必陳縣之丞代令守城者又張耳陳餘傳耳說趙豪傑曰陳王奮臂天下莫不應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叔孫通傳通對二世曰羣盜鼠竊狗盜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彙而考之秦制已明而漢制則仍秦而遞變者

秦監郡御史亦名郡長灌嬰傳云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又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如淳曰長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愚謂此所謂郡長必卽監郡御史師古兩注皆未明

南粵王趙佗傳敘元鼎六年平南粵事有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按每部設監此秦制也漢改部刺史則監罷不設矣佗本秦吏故南粵尚用秦制郡有監此桂林即秦時所置郡也服注非

三國魏志夏侯元傳元議時事云秦不師聖道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觀此知漢制因秦也宰官即縣令監牧即郡守司察即監郡御史元又謂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麗立儀準今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郡吏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

刺史太守屢有改更

刺史太守漢制屢有改更朱博傳翟方進奏古選諸侯賢者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博奏漢家置郡縣部刺史奉

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愚考因方進奏改刺史爲州牧由六百石進二千石事在成帝時先時刺史擢太守此時則太守擢乃得牧矣所以方進之子義由宏農太守河南太守乃得爲青州牧也此制行未久哀帝時爲朱博奏仍復舊制至元壽復改爲州牧王莽變革光武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又改刺史若漢末袁紹曹操輩爲州牧位尊權重與西漢初制迥不相同魏志劉馥等傳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至唐而刺史之名又移之太守矣慈銘案後漢靈帝紀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又劉焉傳靈帝時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建議改置牧伯清選重臣以居其任乃出焉以太常領益州牧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始重三國志二牧傳載焉爲益州事亦略同此條俱失引

太守別稱

鼂錯傳稱郡守爲主郡吏嚴助傳助爲會稽太守帝賜書謂之郡吏而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謂其邑子曰此賢將孫寶傳寶爲京兆尹吏侯文亦稱寶爲將又酷吏傳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掾蠡吾趙繡稱延年爲新將注新爲郡

將也謂守爲將以其兼領武事此皆太守之別稱也至後漢亦有此稱如後書馬援傳援戒兄子嚴敦書杜季良豪俠郡將下車輒切齒吾常爲寒心又曾恭傳恭弟丕爲郡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鄭均傳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第五倫傳會稽俗多淫祀前後郡將莫能禁此皆謂太守爲將也又循吏童恢傳恢弟翊辟孝廉除須昌長聞舉將卒棄官歸舉將當是郡守之曾舉翊者

守尉改名

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而史文間有追稱之者如樊噲傳云攻圂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劉敬云圂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愚謂都尉在圂卽可稱圂都尉劉以爲縣尉太卑未必能守城恐劉亦誤但秦本無都尉名郡都尉與縣尉同稱尉漢之改名當亦爲其易溷今此上言圂都尉必是追稱而下言守尉則是都尉代守守郡者耳知者高紀秦三年攻東郡尉於成武彼與樊噲傳同述一事彼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據

此知樊噲傳云守尉是都尉代守守史記南越尉佗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云云徐廣注云爾時未言都尉也周勃傳免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被甲持兵以見攻此當文帝時尚未改名

十七史商榷卷十四

漢書九

侯王相有別

諸郡國下所屬縣有注侯國者即所謂王子侯恩澤侯等侯國也王子侯表所載而地理志於其縣下不注者如丹楊郡之胡孰秣陵丹楊之類此因元始時其國已除故也儒林傳云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

如弟子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此注甚分明大縣稱令小縣稱長侯國之相如令長王之相如太守同名而實異王莽傳莽出就新都侯國南陽太守選掾宛孔休爲新都相此侯國相故太守得選掾爲之然亦必權攝非眞也

令長守相有高下

馮野王傳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孔光傳宣帝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然則令長守相雖相等而其中又自有高下長遷乃得令守遷乃得相也

郡國兵權

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傳中述其都試講武甚備翟義爲東郡太守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起事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後書耿弇傳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注引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弇事雖當王莽時其實沿漢舊制故注引漢官儀以明之又後書百官志五李賢注引漢官儀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

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或言八月或九月或歲終大約總在秋冬淮南王安傳安欲發兵反先令人作旁近郡太守都尉印可見守尉互掌兵權也又安與太子反謀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名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觀此知諸侯王國中兵權相與內史中尉兼掌之互相牽制三者有一不肯即不能發兵

王自除丞尉

衡山王賜傳如淳注引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諸侯王得自除國中百官表云縣丞尉四百石至二百石漢儀注所言指丞尉也賈誼傳言諸侯王不法事云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則非制矣

監刺史從事

蕭何傳何沛人爲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攷沛郡注云故秦泗水郡沛是泗水屬縣何爲監郡御史從事能辨治故進爲郡卒史王尊傳爲郡決曹史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

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監察刺史大略相似故擇用所部卒史從事同朱博傳赦出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刺史從事之權如此

郡不言何屬

地理志郡國一百三言所屬者凡七十九不言所屬者凡二十四詳攷之其不言者皆疏漏非有義例也即如臨淮郡不言何屬而其上文琅邪東海二郡皆云屬徐州臨淮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泗水國不言何屬而其上文楚國下文廣陵國皆云屬徐州泗水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九眞郡不言何屬而其上文南海蒼梧交阯合浦其下文日南六郡皆云屬交州九眞之屬交州無疑而獨不言即此三處推之則其餘郡國之不言者皆疏漏可知且其所屬有屬冀州屬兗州屬青州屬徐州屬揚州屬荆州屬豫州屬幽州屬幷州屬益州屬交州屬司隸而獨無雍州改名之涼州亦皆疏漏耳百官公卿表明言部刺史奉詔察州員十三人地理志明言漢兼禹貢職方州名有徐梁幽并改涼益增交阯朔方爲十三部平紀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

農桑若涼州不爲部則僅十二人矣足明郡國之無屬涼州者乃疏漏也自武都以下至北地凡十郡皆不言何屬據續志內惟天水東漢改名漢陽而皆屬涼州東漢如此西漢可知班不言非疏漏而何又據百官表及續志司隸所屬有七郡今獨河內河南言屬司隸餘皆不言亦疏漏也（續郡國逐州分敘界畫井然似反勝于前志）

元始戶口

每郡首列戶口之數而於京兆尹冠以元始二年師古曰漢戶口元始最盛故舉之以爲數愚謂元始平帝號是歲壬戌荐秉政戶口之盛必多增飾班氏豈不知之蓋取最後之籍以爲定不必以其盛也但有合郡戶口數每縣下無之而京兆尹長安縣左馮翊長陵縣右扶風茂陵縣頻川郡陽翟縣僊陵縣並有戶口河南郡雒陽縣南陽郡宛縣蜀郡成都縣魯國魯縣楚國彭城縣有戶無口其詳略皆無義例有司書之無則闕各縣戶口皆注於其縣之下獨雒陽注於郡名下書法參差亦無義例

郡國屬縣之數

周勃傳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泗水郡即沛郡也今地志沛東海二郡共有七十五縣

蓋元始時漢新置之縣比秦已多再倍有餘又云降太原六城今地志太原凡二十一縣亦比秦多再倍有餘高紀六年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高祖之六年在周勃降太原之後而其數與勃傳及地志皆不同　又云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今地志雁門十四縣比舊反少三縣雲中十一縣比舊反少一縣又云定代郡九縣今地志代郡十八縣則比舊多其半又云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又云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今地志上谷十五縣比舊多三縣右北平十六縣數適相符而遼東祇有十八縣漁陽祇有十二縣比舊反少甚多高紀十年趙相周昌奏常山有二十五城地理志常山屬縣僅十八比舊反少七縣朝歙傳降邯鄲郡六縣今地志趙國即秦邯鄲郡屬縣僅四比舊反少二縣其分割之詳不可攷矣

建置從略

地理建置沿革雖當以最後爲定戶口據元始疆域當亦據元始也攷文三王傳梁孝王國四十餘城孝王卒景帝中六年分爲五國四入別爲濟川山陽濟東太子共王買仍封梁共王子平王襄以罪削五縣餘尚有八城此武帝時事當武帝末削

之梁國得初封五之一屬縣有十三今志於彼四國則有山陽郡濟陰郡皆卽景帝故國東平國卽濟東國獨不見濟川國惟此一國疆域竟無所見已屬缺漏史記世家梁孝王子明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罪廢地入漢爲郡今志無濟川郡又志濟陰屬縣九東平屬縣七皆與梁國畧相等獨山陽屬縣多至二十三決不此國獨多如此然則山陽郡下本注雖言景帝中六年爲國武帝建元五年爲郡其實郡界非國舊界大約別割他地益之或卽將濟川一國併入未可知且以四十餘城分爲五計之十三也九也七也三國已得二十九加山陽二十三四國已得五十二尚有濟川不在內數大不符可見山陽郡界非國界文三王傳山陽王景中六年立立九年國除適當建元五年此志與傳合獨屬縣非國之舊而班略之此皆分割大事班氏槩略之竊謂史法貴簡獨建置沿革乃地理之至要宜條析而詳書之詞繁而不殺爲佳無如志之一體班氏所剏風氣初開義例疏濶不能詳析也凡如此類不可枚舉舉一以資隅反

分割雖據元始又有不拘者文三王傳清河王年當地節中已國除元始二年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

亦見諸侯王表廣宗是元始所建國志中略不載則是又不據元始矣例俱不定

傳言梁國削餘八城志梁國所屬恰八縣若據此則是梁孝王之孫平王襄當武帝時削五縣餘尚有八縣直傳至元始時尚是武帝時之故疆矣而今攷之則不然襄立四十年薨其下傳五世至名立者嗣立爲王當成帝元延中又坐罪削五縣則餘只有三縣矣至元始中立又坐廢爲庶人自殺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元孫之曾孫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志據元始梁國當三縣而列八縣何也足見班氏於建置從畧又如志剛淮陽國而此國屢爲郡屢爲縣注絕不及已詳後淮陽郡汲黯傳云云一條而梁平王襄傳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求反急睢陽是梁國屬縣縣不當稱太守史記世家述此事作淮陽太守彼是也漢書誤作睢陽太守耳然武帝時制王國有內史治民中尉掌武皆二千石若太守則治郡者王國無之可知武帝時淮陽爲郡不爲國而志不及建置之略如此犴反史記作類犴反索隱云人姓名恐當從漢書

武五子燕剌王旦傳武帝末年坐罪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其後昭帝時又益封萬三千戶其下文卽云發民大獵文安縣則昭帝時益封已還其所削縣矣其後謀反發覺自殺國除今地志大宇無燕國而安次文安則屬勃海郡良鄉則屬涿郡可見燕國除後其縣入此二郡而二郡注皆云高帝置不知幾經分割後尚是高帝之舊乎必不同矣且燕地必更有入漁陽右北平等郡者不止二郡今皆不可攷又旦傳宣帝又封旦太子建爲廣陽王傳至莽不絕志有廣陽國注云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屬縣只四縣首縣薊下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旦今羣臣亦曰燕雖小召公建國則薊必是旦所都元鳳之廣陽郡卽燕國除爲之及更爲國嫌太大故又割入勃海等郡僅存四縣也班於建置沿革太略然此等分割糾紛若必逐縣詳注又嫌繁瑣則似亦有不得不如此從略者

志山陽郡注云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其屬首縣昌邑注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武五子傳云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蒯子賀嗣昭帝崩徵賀立之淫亂廢歸國賜

湯沐邑國除爲山陽郡惟此一郡由國而郡由郡而國由國而復爲郡最爲詳析合志傳觀之首末具見他郡國皆不能如此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

刺史治所

續漢百官志云刺史各主一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既以八月出巡則平日必有治所乃劉昭注則云孝武始制刺史監糾非法傳車周流匪有定鎮昭說未的而閻氏若璩遂云通鑑齊孝王孫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此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三省乃云臨淄青州刺史治豈知西漢刺

史稱傳車居無常處者平閻雖云爾而刺史治所明見朱博傳又武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古注引漢舊儀云秋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閻似失考但地理志於刺史所治之縣竟未一及耳

三國魏志夏侯元傳元議時事司馬宣王報書云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又唐六典第三十卷云武帝元光三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居無常所後漢則皆有定所此閻說所本然朱博非前漢乎大約因其乘傳周行故隨便言之

太守治所

太守都尉皆當有治所今都尉治所夾注中甚多而太守治所竟絕不一及何也夫都尉治所大率不在首縣且與太守不同治是以注明乃太守治所亦不盡在首縣而竟絕不一及則疎矣

續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關中記云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山治高陵今前志於高陵注云左輔都尉治蓋京城只長安一縣三輔共治之左馮翊亦治長安故高陵得爲都尉治都尉不與太守同治也

闔若璩云郡國志凡縣名先書郡所治此惟東漢則然西漢不爾歷攷志傳以證之爲治者二十有六江陵也平襄也宛也陽翟也彭城也邯鄲也臨淄也雒陽也廣陵也昌邑也吳也壽春也鄒也相也成都也長子也濮陽也無鹽也魯也江州也涿也輔道也故苴蘭也邛都也滇池也不爲治者三梁國首碭却不爲治治睢陽王國以內史治民而梁孝王武傳梁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也汝南郡首平輿亦不爲治上蔡以翟方進傳知之左馮翊首高陵亦不爲治治長安以趙廣漢傳景帝紀注及百官表知之而韓延壽傳云延壽爲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尤明證也胡三省注通鑑地理號佳者亦不知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郡治稒陽不知稒陽都尉治太守不與都尉同治也愚謂閻說是矣而有未盡者據高紀下卷漢六年韋昭注推之丹楊郡首宛陵而其實不爲治治丹楊說詳後第十七卷而閻遺漏未舉南陽郡首宛縣而翟義傳云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不得言行縣至矣知宛亦非太守治也而閻亦遺漏

未舉西河郡首富昌不爲治治平定見東觀漢記唐元和志敘汾州沿革一段內言漢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亡友休寧戴吉士震辨其誤見戴氏遺書之二十三文集卷八而閻亦不知也

水經三十七卷葉榆水篇注麋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然則交阯郡太守及交州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此南蠻地新開者不可以一例論至後漢則交阯太守改治龍編交州刺史改治廣信矣

都尉漏書

卽以都尉論之郡國一百三有都尉者凡五十九無都尉者四十四此四十四郡國果無都尉乎抑有而不書乎京兆尹下當有都尉闕漏不書別見其他如河東都尉趙護拜爲廣漢太守見成紀及薛宣傳張湯之元孫放亦嘗爲河東都尉見湯傳周陽由亦嘗爲河東都尉見酷吏傳河東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東無都尉哀帝擢右師譚爲潁川都尉見息夫躬傳潁川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潁川無都尉景帝召拜枚乘爲宏農都尉見本傳據志武帝元鼎四年置宏農郡則景帝無此郡當係追書又尹翁歸舉廉爲宏農都尉見本傳宏農有都尉甚

明而今志宏農無都尉杜周之曾孫業嘗爲上黨都尉見周傳上黨有都尉甚明而今志上黨無都尉甚明義縱爲河內都尉亦見酷吏傳河內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內無都尉趙充國傳充國至金城渡河遂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金城有都尉甚明而今志金城無都尉甚明皆脫漏也且即以百官表所列都尉名目論之於平常都尉之外別列者僅有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三種名目而關都尉必司關津天下關津多矣乃僅邑郡魚復縣江關都尉一見他如宏農郡宏農縣下注云故秦南谷關攷杜周之曾孫業亦曾爲南谷關都尉此事亦見周傳而辛慶忌之子遵亦曾爲之見慶忌傳丞相車千秋之弟亦曾爲之見魏相傳張敞亦曾爲之見本傳此正百官表所謂關都尉也志乃但注關名不言有關都尉明係脫漏則其他脫漏者多矣農都尉必司農事攷傳云班況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是也此亦必不止一處乃僅張掖酒泉和縣一見何也其必有脫漏明矣屬國都尉志五見天水勇士縣安定三水縣上郡寧遐茲縣西河美稷縣五原蒲澤縣是矣而張掖亦屬國都尉匈奴傳右賢王犁汙王四千

騎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擊破之是也今志張掖郡但云都尉無屬國二字此又脫文也若乃左輔右輔都尉以三輔故別之各郡東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都尉以一郡中不一都尉故別之亦非別立名不必提出至於騎都尉天水豲道一見宜禾都尉敦煌廣至一見主騎都尉安定參繇一見渾懷都尉北地富平一見匈歸都尉上郡一見既別立名自與平常都尉不同宜於表中提明此官制所關而表竟不言是又表之疏漏也

王溫舒爲廣平都尉尹齊爲淮陽都尉皆見酷吏傳而今志此二國無都尉此則非漏書蓋此是國非郡國但有相有內史有中尉不當有都尉但二國曾罷爲郡終爲國觀年表及汲黯傳黯曾爲淮陽太守即可見酷吏傳據爲郡時耳志所載二十國無一都尉知二國亦不當有

書法體例不一

以都尉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治縣下而五原郡下注云東部都尉治稒陽屬縣稒陽下不注朔方郡下注云西部都尉治窳渾屬縣窳渾下不注而其他縣渠搜下則又注中部都尉治廣牧下則又注東

部都尉治此其體例之不一者也（汝南郡下注云莽分爲賞都尉其屬縣汝陰下注云都尉治宜祿下注云莽曰賞都亭未詳）又以雜官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置之縣下如京兆尹鄭縣下注有鐵官也而黽池縣下反不注河南郡下注在黽池有鐵官黽池又於宜陽縣下注有鐵官在黽池又於宜陽縣不言在何縣其屬縣泰高下又注有工官廣漢郡下注有工官其屬縣綿雒下又注有工官（貢禹傳如淳注官亦據文而說耳）太原郡下注有鹽官在晉陽其屬縣晉陽下又注有鹽官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以山之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在之縣下而雁門郡下注勾注山在陰館其屬縣陰館下不注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以水之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出之縣下然有詳言其過幾郡行幾里者有不言過幾郡行幾里而但言其所出所入者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蓋以各郡建置之書法論之有但云某帝置者有詳述某帝某年置者又郡國皆注建置沿革縣無之而亦間或有之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蓋本無一定體例有因其故籍之詳畧而詳之畧之者有臨文麤疏失於檢照遂成疵類者有傳寫差誤未經校改

者魯地一條末云當考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覈之其事未審班書之當考者蓋亦多矣

敦煌郡效穀縣下注本漁澤障也攷孫寶傳尚書僕射唐林坐朋黨比周左遷敦煌漁澤障候則效穀縣下當注云有候官今無者亦脫漏且其上敦煌縣下有步廣候官而效穀無候官脫漏顯然想雜官脫漏者當不止此一處

王都

凡縣之封侯者必注云侯國仍屬郡與他縣不爲國者同而王國則改稱國若縣之爲王都者如江夏郡邾縣注云衡山王吳芮都淸河郡淸陽縣注云王都泰山郡盧縣注云濟北王都桂陽郡郴縣注云項羽所立義帝都此南海郡番禺縣注云尉佗都信都國信都縣注云王都廣陵國廣陵縣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可見王都不必定在第一縣其書法詳畧參差并以現在之王與已往之故王襍錯而書之不必論但王都多矣獨見此七處何也其義例不可曉

文三王傳代孝王參傳代王都晉陽今太原郡晉陽不注此類甚多不悉出

梁國屬縣八睢陽居末此國自孝王武始封而七國反梁守睢陽孝王又廣其城大治宮室睢陽爲梁都甚明賈誼請徙代王都睢陽代王卽孝王武後果徙王梁當如誼策乃居末此國直傳至元始方除菑始終都睢陽而志以居末可見王國都不必定首縣舉一可知其餘

漢書十一

故郡

東吳王鳴盛述

秦以京師爲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郡琅邪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雲中郡雁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郡見班地理志

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爲三十六郡裴駰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却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部郡黔中是爲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爲秦置無疑（此史記南越傳於敘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事之下乃云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徐廣注九郡名有南海鬱林日南鬱林即桂林日南即象郡此皆秦郡非武帝始置也）然并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海等三郡是三十三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入三十六郡之數班志疑誤後象郡詳蔚宗意亦非謂即有領外意亦是說後來所置（此一并天下漢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興皆棄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郡數內而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黔中之屬秦已當始皇三十年以後去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
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
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此
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
十年後非初并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爲無諸與搖
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卽率越兵來
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志去三外應
入內史蓋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
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尚少二姑闕其疑鄣郡亦似非
說見下

高紀漢二年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
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卽左馮翊也渭南京
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按隴西上
郡乃秦故郡非新置其餘三郡皆新置見本志蓋雍
州地已爲雍塞翟三國今滅其國置五郡三郡新置
二郡復故非新置而不分析者史約言之耳又高紀
漢二年韓信虜魏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魏
豹傳畧同三郡皆秦故郡而此云云者非謂漢始置
此郡也項羽王豹於河東爲西魏王則此三郡爲魏
國不爲郡矣今虜豹以其地仍爲郡復故非新置史

約言之又荆王劉賈傳賈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南郡秦故郡此亦復故非新置據文當云復以臨江爲南郡史約言之又高紀漢三年擊趙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秦故郡復故非新置不分析者史約言之惟高紀漢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劉敞辦豫章傳寫誤加此條則劉說是非豫章新置餘四郡秦故郡而史家約言之者之謂

樊噲傳破河間守軍於杠里河間國文帝二年置此云河間守亦必楚漢間權立其名

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高紀秦二年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其下文敘項羽分割諸侯以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其下文漢二年河南王申陽降漢置河南郡郡名因項氏所立故國名高紀漢六年以故東陽郡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此段乍觀之以一故字貫下諸名似

有十六郡皆秦故郡矣詳攷之則惟碭郡薛郡雲中雁門代郡太原六郡爲秦故郡其餘若吳郡則後漢所分說詳後非秦郡至東陽文穎以爲卽下邳乃東海屬縣非秦郡臨淮屬縣有東陽名同地異　鄣郡文穎以爲丹楊文穎是說楚漢間鄣郡郡治卽漢武帝丹楊郡地非說郡治在丹楊縣蓋武帝時丹楊郡所治自在丹楊其前則爲鄣郡郡治故鄣故韋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鄣也此卽今廣德州春秋以來名桐汭當鄣郡郡治此之時不知何名後武帝改郡名爲丹楊郡其治亦徙丹楊縣其後直至孫權方改林陵爲建業丹楊郡治徙於此以丹楊尹比京兆尹今江寧府上元江寧二縣也而太平寧國二府交界處疑是西漢丹楊郡治　於是鄣郡郡所治之縣卽謂之故鄣而鄣郡實非秦郡沈約宋書州郡志云丹楊秦鄣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武帝元封二年爲丹楊郡治今宣城之宛陵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楊移治建業如約說漢丹楊郡治宛陵如韋昭說則治丹楊韋昭三國吳人通經大儒沈約齊梁人輕薄文士沈說自不如韋說可據今從韋　鄣郡文穎以爲東海郡志於東海下注高帝置應劭則云秦鄣郡而鄣郡實非秦郡疑此皆楚漢間權立其名其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除膠東城陽漢國外餘以本紀及諸侯王表并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等篇攷之或爲文景以後所建國或爲縣

名不但非秦故郡并有非漢郡者此在秦皆齊郡琅
邪郡二郡地耳作史者立文取便隨意言之假借後
名以紀前事故其文參錯如此其縣數雲中雁門代
云五十三太原志凡二十一縣此云三十
郡志凡四十三縣此
一四誤爲五二誤爲三耳餘姑勿深攷
丹楊郡注故鄣郡鄣劉敞原父刋誤云秦分三十六郡
無鄣郡此但當云故鄣不當益郡字此劉之誤非班
之謬劉固未喻班意也凡秦所置故郡漢因之者則
如河東郡但注云秦置是也秦所置其後有所改易
而復故者則如潁川郡注云秦置高帝五年爲韓國
六年復故是也秦所置漢直改之者則如河南郡注

云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是也不因秦名屢經改易
卒從後定者則如京兆尹注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
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
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是也若
廬江郡注云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所謂故淮
南者卽高帝紀四年立黥布爲淮南王是也所謂文
帝十六年別爲國者卽淮南王傳文帝立厲王子賜
爲廬江王是也然則高帝卽稱故不必秦高紀六年
已有鄣郡故云故鄣郡何必以秦無鄣郡欲去郡字

邪吳王濞傳荆王劉賈爲黥布所殺高祖破布立濞
爲吳王王三郡吳卽荆諸侯王表東帶江湖薄會

稽爲荆吳文穎曰即今吳也高帝六年爲荆國十年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三郡即東陽郡鄣郡吳郡其下又云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注云此有豫字誤但當云章郡今故章也其下又云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豫字亦衍然則漢初已有鄣郡甚明但不知其所始

灌嬰傳既斬項籍度江定吳豫章會稽郡此史記文班用之者會稽秦故郡豫章新置至於分吳會稽爲二則據續志後漢順帝始然班固卒於和帝永元四年分二郡之事固所未及見況司馬遷乎吳王濞傳云上患吳會稽輕悍亦以吳會稽並言若謂漢初已有吳郡恐未必然蓋會稽郡屬山陰縣注會稽山在南揚州山越王句踐本國此實今紹興府治若蘇州府治吳縣則吳本國也秦人無端忽移越國都之山名以名吳國都名實不相應當時人稱謂之間必有不順於口而嫌於舉此遺彼者故往往以吳會稽連言之由今揣之當必爲是范成大吳郡志第四十八卷考證門歷引三國六朝人言吳會皆指兩郡而言非謂吳門爲東南一都會此雖在既分兩郡後而西漢人之稱吳會稽意亦如此讀者皆勿泥莊子釋文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吳會稽猶言吳越

縣名相同

郡國縣邑名同者則加東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別

之京兆尹有新豐沛郡有豐故此加新有下邽故此云下河南郡有新鄭京兆尹有鄭故此加新東郡有東武陽犍爲郡有武陽故此加東而泰山郡又有南武陽陳留郡有外黃魏郡有內黃故此云外潁川郡有新汲河內郡有汲故此加新南陽郡有西鄂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江夏郡有下雉南陽郡有雉故此加下山陽郡有南平陽河東郡有平陽故此加南而泰山郡又有東平陽鉅鹿郡有下曲陽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云下而九江郡亦有曲陽續志作西曲陽清河郡有東武城左馮翊有武城故此加東而定襄郡亦有武城涿郡有南深澤中山國有深澤故此加南勃海郡有東平舒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千乘郡有東鄒濟南郡有鄒故此加東濟南郡有東平陵右扶風有平陵故此加東五原郡有西安陽代郡有東安平故此云西遼西郡有新安平涿郡豫章郡俱有安平故此加新故云東而遠東又有中山國有北新成河南郡有新成故此加北而北海郡亦有新成東平國有東平陸西河郡有平陸故此加東惟常山郡有南行唐而他郡別無行唐則不可攷

（淄川國又有東安平西安平闕駰說詳後闕駰云博陵有安平）

其無東西等字爲別者據錢大昭攷得相同者亦甚多有一縣三見者如曲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一屬交趾郡交趾作場師古曰古陽字建成一屬勃海郡一屬沛郡一屬豫章郡安定一屬鉅鹿郡一屬安定郡一屬交趾郡有一縣兩見者如劇一屬北海郡一屬甾川國定陶一屬濟陰郡一屬定襄郡西平一屬汝南郡一屬臨淮郡陽城一屬潁川郡一屬汝南郡平昌一屬平原郡一屬琅邪郡成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濟陰郡東安一屬東海郡一屬城陽國新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東海郡鍾武一屬江夏郡一屬零陵郡成一屬涿郡一屬泰山郡新市一屬鉅鹿郡一屬中山國建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平安一屬千乘郡一屬廣陵國平城一屬北海郡一屬雁門郡臨朐一屬東萊郡一屬齊郡新都一屬南陽郡一屬廣漢郡昌陽一屬東萊郡一屬臨淮郡定陵一屬潁川郡一屬汝南郡高平一屬臨淮郡一屬安定郡饒一屬北海郡一屬西河郡高陽一屬涿郡一屬琅邪郡武城一屬左馮翊一屬定襄郡廣平一屬臨淮郡一屬廣平國陰山一屬西河郡一屬桂陽郡樂成一屬南陽郡一屬河間國富平一屬平原郡一屬北地郡成安一屬

陳留郡一屬潁川郡復陽一屬南陽郡師古音房目反一屬清河國應劭音膺鄧音贊一屬南陽郡孟康音贊一屬沛郡應劭音嵯武陽一屬東海郡一屬犍爲郡鄭一屬京兆尹一屬山陽郡成鄉一屬北海郡一屬高密國安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漢中郡陽樂一屬東萊郡一屬遼西郡武都一屬武都郡一屬五原郡歸德一屬汝南郡一屬北地郡東陽一屬臨淮郡一屬清河郡黃一屬山陽郡一屬東萊郡安邱一屬琅邪郡一屬北海郡開陽一屬東海郡一屬臨淮郡樂陵一屬平原郡一屬臨淮郡安成一屬汝南郡一屬長沙國西陽一屬江夏郡一屬山陽郡一屬涿郡一屬豫章郡高成一屬南郡一屬勃海郡新昌一屬涿郡一屬遼東郡新成一屬河南郡一屬北海郡

三輔

分一內史爲左右又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又改主爵都尉爲右扶風亦治右內史是爲三輔武帝太初元年所定此地理志文而亦見百官表彼下文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元鼎在太初之前然則三輔分治其制當元鼎已定特其名尚未改耳讀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詔中尉左右內史云師古曰
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其下
又云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云師古曰中尉及左
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
疑此言爲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再追溯之則前引高
紀河上渭南中地高帝時已分爲三
據百官表三輔各有一都尉而地理志左馮翊高陵
縣左輔都尉治右扶風鄠縣右輔都尉治京兆尹獨
無都尉此係疏漏汲古閣刻百官表作二輔都尉趙
漢傳云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京輔
即京兆其治華陰見宣紀本始元年注三輔俱有都
尉甚明張敞傳云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
尤爲劇左右輔有都尉無京兆獨無之理
循吏傳黃霸淮陽陽夏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
淳曰三輔郡得任用宅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
尤異者也凡卒史皆用本郡人祿百石三輔不然故
如淳云云

宗室不宜典三河

劉歆傳歆忤執政大臣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
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云云宗室不宜典三河不

曉其何故他無所見獨見於此俟考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二

地理考辨證一

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其說甚明白而臣瓚乃謂周自穆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桓公爲周司徒寄帑於虢會幽王既敗滅會滅虢居鄭父之北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駁之謂穆王無都西鄭事桓公死幽王之難其子武公始東遷新鄭是矣接說文鄭周厲王子友所封宗周之滅鄭徙滑

洧之上今新鄭是也河南郡屬縣有新鄭特加新字所以別於京兆之鄭爲桓公始封邑也兗州山陽郡之鄭則與此無涉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按郡國志注前志有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傍建元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南監本脫誤並同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視讀曰示京兆安得有沂水嘉定錢坫獻之云據水經注第十六卷滍水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沂水當作滍水錢說是顏乃讀沂爲先歷反則以此爲音析摻甚唐初本已誤矣又北入渭之下衍一師字視子孫之下脫師古曰三字南監脫誤並同

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按禹貢山水班載之者分三等但稱禹貢者蓋博士所習今文家說云古文以爲云者此孔壁中所得孔安國說有不稱古文并不著禹貢而直言在某處者蓋以目驗著之此梁山即冀州治梁之梁龍門即導河至

於龍門者也詳尚書後案司馬遷自序云遷生龍門
徐廣曰龍門在馬翊夏陽縣張守節曰遷卽夏陽縣
人至唐改韓城縣
懷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
渭雍州漆沮按北條荊山卽所謂導岍及岐至於荊山
者馬融三條之說本此詳見後案職方雍州其浸渭
洛鄭注洛出懷德非導熊耳之洛
徵注云左傳所云取北徵取上南監有王字
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詳後案甘誓
又云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卽雍州豐水攸

同亦見後案
燊注云音昭昭南監作胎是
郁夷詩周道郁夷師古曰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書
盤庚遲任陸德明音直疑反又引徐邈音持夷反匡
謬正俗云遲任音夷亦音遲陵遲或言陵夷遲卽夷
也
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詳後案禹貢冀州
漆水在縣西卽雍州漆沮既從詳後案
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卽禹貢導岍詳
後案職方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是

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俱見禹貢雍州詳後案

宏農郡宏農衙山領下谷爛水所出北入河衙南監同水經注作衡傳寫誤

盧氏熊耳山在東南伊水出東北入雒熊耳山見禹貢導洛伊水見豫州俱詳後案

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北蒙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豫州川過郡二宏農河南也豫州川職方豫州其川滎雒是也鞏縣入河漢時水道後世洛口東移矣詳後案

河東郡屬縣二十四而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爲河東太守重翁歸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使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彼八字必是四字之誤

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軹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此即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云云者此志但云垣而鄭康成彼注稱東垣職方注及說文水部同未詳武德入河爲禹迹其後改從溫縣入河而河北濟源日短說詳後案何氏讀書記於河內郡溫縣下評云續書郡國志溫下注

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孟堅不載豈爲此耶濟四瀆之一孟堅豈有不載河內河東相隔一繙紙讀漢書太善忘矣此書誤者不悉出聊一見之過郡九謂河東河內河南濟陰山陽東郡平原勃海千乘也

鍉霍太山在東冀州山卽禹貢冀州至於岳陽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是詳後案

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卽冀州壺口詳後案注云翟章救鄭至於南屈至南監作次

太原郡榆次梗陽鄉魏戊邑戊南監作成

鄔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見職方

汾陽北山汾水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冀州滆

按過郡二太原河東也職方冀州其浸汾潞

上黨郡長子濁漳水入青漳青南監作清是

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冀州川休寧戴震東原云黽本要字篆文要似黽故誤戴說是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禹貢作阜成詩邶鄘衛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清漳卽禹貢冀州至於衡漳過郡五上黨郡魏郡廣平國鉅鹿郡信都國也冀州川見職方俱詳後案

壺關注云有羊腸版版南監作阪是

泫氏注云絕水所出絕字疑南監同後書萬修傳子

普封泫氏侯注泫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泫谷水故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

河內郡州共州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北山淇水所出鄭康成以爲共水卽禹貢所謂導河北過降水者詳後案

朝歌錢大昭云續志謂前書注鹿臺在城中今無此句

墜王太行山在西北卽禹貢所謂太行恒山者詳後案

陽陰注云蕩水東至內黃澤蕩廣韻作簜澤字上下疑有脫誤

河南郡雒陽注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南監作二十二年當作二十二年

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見職方

卷廣韻作參後馬援傳亦作卷李賢注卷縣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穀成禹貢澠水出晉亭北見豫州詳後案續志作穀城

密有大騩山洧水所出說文水部作大隗

新成續志作新城

開封注梁惠王發逢忌之蘞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
忌澤是也哀十四年左傳疏引此發作廢逢陂忌澤
作逢忌陂
成皐續志作成皐班注有虎牢而顏注作獸牢避唐
諱
東郡頓丘注頓丘謂一成而成是
此誤
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即禹貢
兗州浮於濟漯之漯過郡三東郡平原千乘也詳後
案

臨邑有涷崩涷南監作沛是此誤
壽良注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父叔南監作叔父
是故當作攸南監亦誤世祖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
故諱之
樂昌水經注作昌樂非
陳留郡小黃成安黃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
封丘濮渠水首受涷南監作沛是
傷續志作隲屬梁國
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杜預
釋例曰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

縣入泗

潁川郡定高古文以爲外方山卽禹貢所謂熊耳外方詳見後案

綸氏續志注云建初四年置建初是後漢章帝號如此縣果係建初所置班氏安得載之疑彼文誤或是武帝太初或是元帝建昭成帝建始哀帝建平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案此郡屬縣宜祿縣莽曰賞都亭則此分爲賞都尉者疑卽賞都之尉別治者非以都尉連文也

女陽注女讀曰汝下汝陰同汝陰當作女陰南監亦誤

鮦陽注孟康曰鮦音紂南監此下有紅反二字是此脫

新息息說文作鄎云姬姓國在淮北今汝南新鄎

南陽郡穰說文作鄾云今南陽鄾縣

比陽注云比水所出水經注二十九卷有泚水實卽此比水俗刻多誤作泚水并廬江灊泚水亦誤作泚

觀班志愈見彼俗刻之誤後漢皇后紀章德竇皇后父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皇太后尊母泚陽公主爲長公主兩泚字皆當作泚

平氏禹貢桐栢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

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淮陵禹貢疏引之又誤作睢陵其實則當作淮浦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過郡四者南陽汝南九江臨淮也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太遠三千當作二千南監誤並同

春陵後漢建武十八年更名章陵師古曰元朔五年以零陵冷道之春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春陵侯至戴侯仁以春陵地形下溼上書徙南陽案王子侯表戴侯名熊渠孝侯名仁師古乃引作戴侯仁非也復陽注在下復山之陽下當作大南監誤同

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按後丹楊郡丹楊縣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篇陸氏釋文云郢楚都在江陵北江陵即今湖北荊州府治而丹楊頗多異說辨見後

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南條荊山即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之荊漳水即導漢節所謂滄浪之水陽水即滄浪但隨地異名詳後案

即夏水亦即滄浪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雲夢澤在南荊州藪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見職方夏水見上亦即荊

州沱潛既道之沱俱詳後案

中廬郡國志作中盧

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卽江別出者此說非是鄭康成駁之爾雅水自江出爲沱師古妄附會之詳後案

編注云有雲夢官南監同校本改作宮此特因下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耳其實未見必爲宮

巫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高成巫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高成沱山沱水所出東入鉏鉏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巫與夷道高成與華容俱屬南郡二水所

過俱不當有二郡二俱當作一南監誤同

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章山鄭康成尚書注作立章山郡國志同不知是別名抑或傳寫誤分章字頭別加立字詳後案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詳後案

江夏郡沙羨音灼曰羨音夷楊慎曰文之譌辭曰羨文璧之譌琮曰璧羨沙羨音夷蓋方言耳

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說見下文詳後案

灊沘山沘水所出沘水見水經注三十二卷俗刻多誤作沘水觀此益知彼俗刻之訛此與前南陽比陽

比水無涉

晥从目後馬援傳作晥从日傳寫誤耳彼李賢注晥今舒州懷寧縣俗乃作皖說文絕無此字俗妄作之遂盛行幸漢書可攷

九江郡注云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第一縣壽春邑注云楚考烈王自陳徙此水經注三十卷淮水篇云淮水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縣即楚考烈王所徙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地故以九江名郡按此九江即禹貢所謂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者詳見後案趙宋人妄造異說未讀漢書耳

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按夏水與淮合之淮卽酈氏水經注引作肥而云閼駰之言與應劭同余按川流泒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閼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非夏水自父城逕合肥也

曲陽郡國志作西曲陽常山有上曲陽鉅鹿有下曲陽此西字不可省

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案張敞傳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

二者不同志據元始故也即此可見元始比盛漢倍之

湖陵禹貢浮於泗淮通於河水在南泗淮當作淮泗河當作渮見說文水部所引當從之今尚書亦作河誤與班志同賴說文引得存古文說詳後案又說文作胡陵本注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陵疑此二湖字俱當作胡許愼應劭俱據後漢所改而言

橐莽曰高平漢章帝復莽故號曰高平

鉅埜大埜澤在北兗州藪大埜即大野見禹貢詳後案又見職方

十七史商榷卷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三

地理襍辨證二

濟陰郡注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定陶縣注云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凡禹貢山水皆載逐縣下此以菏澤注郡下陶丘注縣下別無義例隨手援引遂多岐出耳詳見後案又據史記集解所載鄭康成禹貢注引地理志云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今志作西南南字誤

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詳後案曹詩譜疏引此作雷夏澤

秺說文卷九下广部云庛从广秅聲濟陰有庛縣此作秺誤

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說詳後案睢陵屬臨淮郡今爲睢寧縣治非泗入淮處睢陵當作淮陰亦詳後案

沛郡說文卷六下邑部云杞沛郡从邑市聲

下蔡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此昭侯上脫一蔡字南監亦脫并誤於此作如此

春秋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

豐郡國志云豐有枌榆亭注引前志注枌榆社在縣東北十五里今此志注無此句

虺續作紅

鄧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嵯說文作鄘云沛國縣

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按此本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班因目爲故大河實非禹河說詳後案

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滄州過郡四者東郡清河平原信都也除去所出之魏郡及

入海之勃海郡不數故但言四郡若連首尾言之則六郡他水皆連首尾爲所過郡此又不畫一鄭康成以屯氏河爲禹河詳後案

內黃注吳會諸侯於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齊當作商卽宋也

黎陽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水之陽南監作水在其陽酈道元引仍作水之陽詳洛誥後案

卽裴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作揤云捽也从手卽聲魏郡有揤裴侯國王子侯表上有揤裴戴侯道鄭氏曰揤裴音卽非在肥鄉縣南五里

鉅鹿郡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見後書邳彤傳注所引東觀漢記班固雖頗載莽所更改於志而此類亦皆畧去不悉見也

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詳後案又云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沙丘臺疑卽鹿臺

南嶽郡國志作南蠻誤

下曲陽注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案昔宋本作晉

鄡說文作鄡云鉅鹿縣

堂陽嘗分爲涇縣涇南監作經是此誤

常山郡高帝置高帝紀云三年置

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中宋本作申接中

正縣名在下文宋本似非

石邑浭水所出浭音效效字脫宜從南監增

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并

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恒衛詳後案并州山見職方

闕通鑑注引作開是也此誤宋白曰欒城縣本漢開

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欒城縣續郡國

志常山有欒城而無開則不始於後魏太和矣

涿郡故安易水出并州淶見職方

蠡吾趙廣漢傳云涿郡蠡吾故屬河間

勃海郡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郭海地从邑孛聲一

曰地之起者曰郭

安次修市次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

平原郡般注音逋坦反宋本同南監作逌垣一作連

完

阿陽天水郡亦有此縣錢大昭以爲名同愚謂五行

志成帝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幸之外戚傳

云趙飛燕微時屬陽阿主家成帝微行過陽阿主見

說之召入宮師古曰陽阿平原縣俗書阿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妄改趙明誠金石錄載李翕碑云漢故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後漢漢陽郡即前漢天水郡係明帝改名碑當時所作必不誤外戚傳連稱陽阿亦當無謬據師古注及碑校之似平原當作陽阿天水當作阿陽後書宋均傳均之族子意拜阿陽侯相注云阿陽故屬天水郡郡國志漢陽郡有阿陽縣然則天水之縣名阿陽甚明而青州平原郡則不復有阿陽亦無所謂陽阿者疑是光武建武六年所省并錢大昭說誤也

樓虛水經注作楊墟

千乘郡溼沃拔此縣之名當從濕水得名流俗誤以濕水之濕爲燥溼之溼而濕水則改爲漯溼字廢不用今此刻反以燥溼之溼當濕字用小學謬亂不可

爬梳近日名公校此者俱未校出

博昌時水幽州寤見職方

樂安水經注引應劭曰取休令之名

濟南郡鄒平臺鄒下誤空一格平下誤連顧氏已辨南監板誤同李賡芸云魯國自有騶縣古騶與鄒通此濟南郡則當爲鄒平縣非鄒也愚攷續志濟南郡

有臺縣有鄒平縣水經注亦言臺縣李說甚確傳寫之誤糾紛不可爬梳而續志又以鄒平與下東朝陽誤連世少善讀書者有望而眯目耳

朝陽郡國志作東朝陽下文虢縣蘇林注亦稱東朝陽前南陽郡已有朝陽則此合稱東東字疑脫而前注引應劭云在朝水之陽朝水未知其審而此注又引應劭曰在朝水之陽朝水未知其審而此注又引應劭云與前注同必有一誤與兩曲陽同注者正相似

虢注蔡謨音由音鵲師古曰蔡音是音于虬反由字下疑脫一又字南監亦脫鵲南監作鵲是字下疑脫一由字南監亦脫

泰山郡注云汶水出萊毋西入濟師古曰毋與無同愚按下文屬縣萊蕪之下既言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此郡名下何用重言之前言山水不在縣下而在郡名下已爲自亂其例此重複則尤爲冗謬

博嶲山在西北求山上上一作下其實皆非也求山上三字當作兗州山見職方

蓋臨樂于山沫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于南監作蓋臨樂山酈注引此志同本卷沂子水經二十五卷作臨樂山酈注引此志同然則作于作子皆衍字

水篇注及尚書疏所引並同

也又酈引作至蓋入泗水而其下又云或作池字蓋字誤也則知池字在酈道元所見本已誤本注又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濡詳見後案禹貢沂在徐州職方云青州濡者徐地周入青也

萊蕪原山甾水出東至傅昌入泲幽州濡甾禹貢作淄晉人改說文無淄字此猶存古傅南監作博是甾水禹貢在青州而職方以爲幽州濡者青地周入幽也此注又說汶水已見上

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詳後案

式郡國志作成云本國案左傳衛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作式誤也

慈錄按此條上海陸耳山先生炳燭偶鈔曾辨其誤

北海郡有平壽縣壽光縣斟縣應劭以平壽爲古斟尋壽光爲古斟灌而班氏於斟縣自注云故國禹後攷史記夏本紀夏後有斟姓即此斟故國禹後是也此其確然者而斟灌斟尋則事見襄四年傳魏絳哀元年傳伍子胥之言據彼杜注云二國夏同姓諸侯疏以爲世本文斟故國與平壽壽光二縣相近故應劭遂析言之杜預亦用之至於啓子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此書序文也夏都安邑本在河北如書序言則是太康爲羿拒逐於河南蓋河北之地皆

陸氏錫熊曰案前書地理志太山郡二十四縣有式縣而無郕縣後漢分太山置濟北國郡國志太山郡十二縣無式縣濟北國五縣有成縣蓋東都省式而置成也王子侯表城陽荒王子式節侯憲下注太山郡劉盆子傳盆子者太山式人祖父憲封爲式侯章懷注式縣名中興縣廢是太山之有式縣史文甚明豈得據東都濟北之成縣而遂以西都太山之式縣爲誤耶

爲羿所據矣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此夏本紀文也據杜預謂相依於二斟則自太康以下三世皆因失國無歸而依同姓乃羿因夏民代夏政後又爲寒浞所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夏遂絶祀直至相之遺腹子少康長而滅澆及其弟豷夏之遺臣靡復收灌尋餘燼以滅浞而少康返國則復歸於河北矣竊計羿浞相繼僭立者在安邑太康仲康后相相繼擁虛號者在二斟此書序左傳與應劭杜預說之可信者宋未金履祥鄒季友說粗近居河北帝丘之但云太康居河南陽夏相則不知何據臣瓚乃依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然則魏絳安得云羿因夏乎王制有因國昭元年傳商人是因是若羿居斟尋則非因矣汲郡古文束晳僞譔何足爲憑乃因此并謂斟尋在河南不知斟故國在北海去河南甚遠且伍子胥謂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是返國河北而桀都亦在河北詳于湯誓序桀中瓚說皆非也斟說文十四上斗部無未詳

東萊郡腄有之吳山祠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上山當作山上聲洋未詳其下文師古音洋爲祥則非衍文矣南臨並同而於所出之下又衍一丹字

當利莽曰來萊亭來南監作東是

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幽州藪見職方

橫故山久久南監作名是

東莞術水青州寖見職方彼作沭

椑說文稗禾別也从禾卑聲琅邪有稗縣此作椑誤

南監同此字去聲而應劭于此注云音裨蓺文志小

說家出于稗官如淳音排則此字固有平聲矣

東海郡下邳萬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萬當作葛

說詳後案

海曲曲當作西郡國志廣陵郡海西故屬東海

繒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鄫注云姒姓國在東海

祝其禹貢羽山在南詳後案

曲陽注應劭曰在淮曲之陽此注前九江郡曲陽縣

下亦引之恐非

都陽錢大昭云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案此注又

見城陽國陽都縣下杜預左傳注云陽國名正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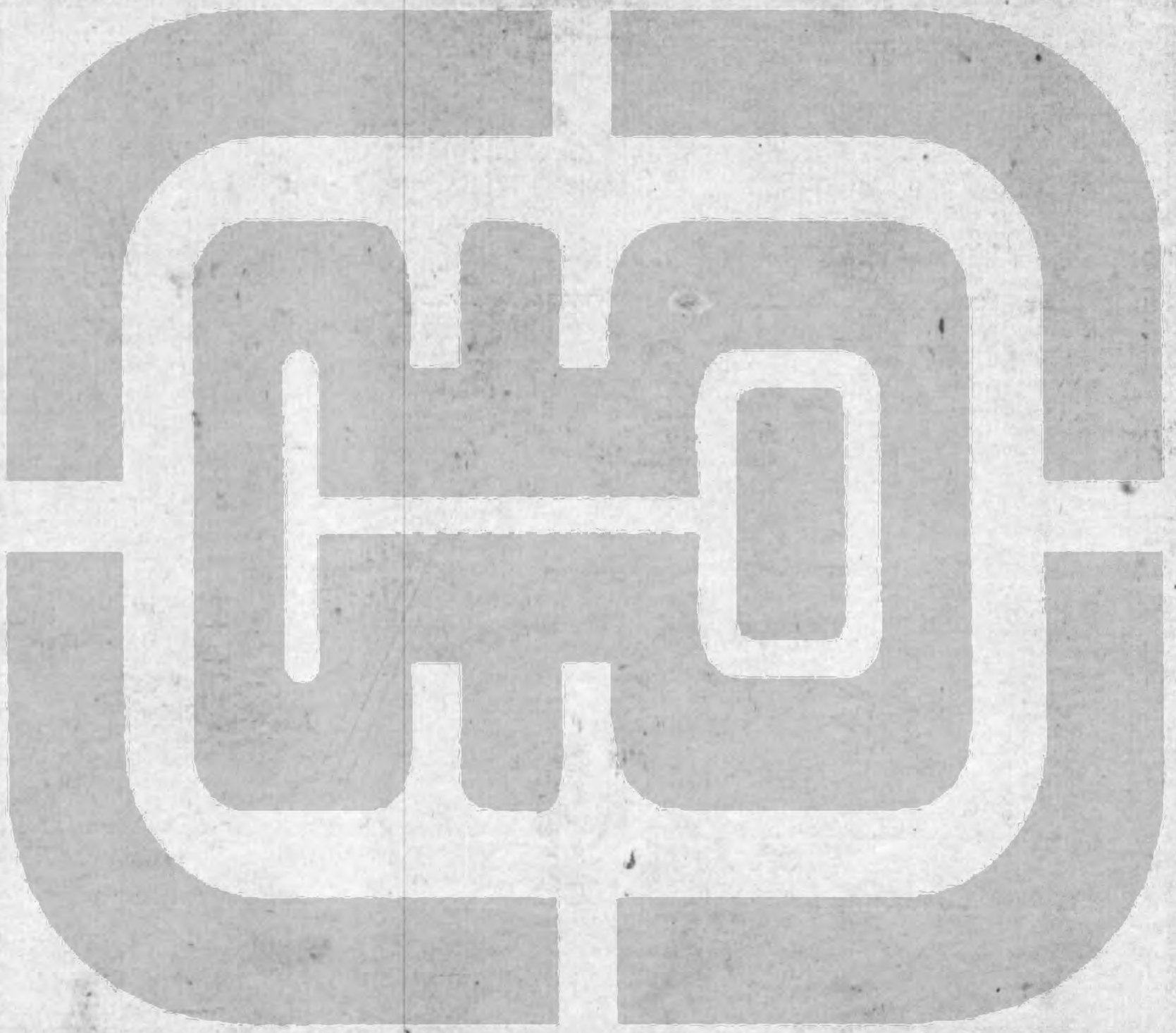
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

郚鄉說文邑部云郚東海縣

臨淮郡徐故國爲楚所滅按楚南監作吳是事見春

秋昭公三十年

公猶注公音仇說文卷十四下公部人九切二音不同而彼云獸踪地則非縣惟卷二上口部云吞从口九聲臨淮有吞猶縣然則作公誤也

播旌郡國志作潘旌

海陵葬曰亭閒閒有南監作門